



#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39/PV.60  
15 November 1984

CHINESE

大会

第三十九届会议

第六十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4年11月13日星期二，下午3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卢萨卡先生 (赞比亚)  
嗣后： 法哈多·马尔多纳多先生 (危地马拉)  
(副主席)

— 阿富汗的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28〕：

- (a) 秘书长的报告 (A/39/513-S/16754)
- (b) 决议草案 (A/39/L.11)
-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9/649)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下午3时20分开会

议程项目28

阿富汗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a) 秘书长的报告 (A/39/513-S/16754)

(b) 决议草案 (A/39/L.11)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9/649)

主席：我建议就这一议题辩论的发言在明天中午12点结束。我没有听到反对意见。

就这样决定。

主席：因此，我要求那些愿意参加辩论的代表们尽快报名。

下面我请巴基斯坦代表介绍第A/39/L.11号决议草案。

雅各布汗先生（巴基斯坦）：大会今天审议阿富汗问题。这一五年的冲突是由于苏联对那个不结盟的伊斯兰国家军事干涉所造成的，苏联的干涉蹂躏了那块土地，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事实上，企图征服阿富汗人民为重新获得自由与荣誉而进行的英勇斗争的暴力在过去一年里已经升级。但是，面对力量极其悬殊，阿富汗人民的精神依然存在，他们的勇气没有消失，他们的抵抗没有减弱。

秘书长关于公正的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倡议仍然是有希望的，并保证坚持耐心的外交和坚持得到承认的原则将结束阿富汗的悲剧，使得阿富汗人民能够重新获得自由和决定自己的未来。

对阿富汗的五年外国军事入侵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和在我们那个战火纷飞的地区内都是非常严重的。这种影响的直接后果就是不信任的加深和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更加紧张，阻碍缓和进程，东西方关系的冻结和军备竞赛的升级。这一军事

冒险给世界带来的代价是无法估量的。在全球变得越来越互相依存的时代，任何一个超级大国想要通过军事手段永远得手已是不可能的了。这种企图也同祥是不现实和必将自食其果的，因为明显的得手通常为信誉的破坏和威信与影响的丧失所抵销，或者为另一个超级大国要重新建立均衡的努力而变得无效；那一个超级大国会认为均衡被打乱了。

这一军事干涉对中小国家的影响是长远但不太明显的。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是维护这些中小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保证，但所谓“力量即真理”原则的应用动摇了中小国家对基于这种理论之上的世界秩序的信任。

由于一个强大邻国五年的军事干涉与占领，一个不结盟小国丧失了它的自由，这不仅违反了宪章，而且构成了一种今后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危险先例。这种冒险行动可能会导致一种不吉祥的趋势和一连串致命的事件。如果不坚决地反对和制止这种趋势，它就会损害联合国的权威，在小国之间造成不安全感，迫使小国寻求强国的保护。这将扩大全球范围内对峙的范围和程度，恶化极化现象和损害所有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的安全。

对阿富汗的外国军事干涉大大地增加了我们那个地区变成国际冲突与争夺场所的可能性。由于这一地区具有战略的敏感性，它介入任何这种冲突都将是灾难性的事态发展。因此，为了维护全球和平与稳定，充分尊重这一敏感地区国家独立与不结盟地位是必不可少的。

国际社会注意到了这一些严重后果，坚定清楚地谴责外国干涉阿富汗，支持阿富汗人民保卫他们国家独立的斗争。伊斯兰会议、不结盟运动和联合国大会年复一年的通过决议，要求从阿富汗撤出外国军队，敦促实现能够使阿富汗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和压力情况下选择自己政府和社会经济制度的解决办法。

在国际社会寻求公正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方面，秘书长的倡议提供了最好的希望。我借此机会向秘书长和他的私人代表迭戈·科多维斯先生表示我们诚恳的敬

意，他们为促进谈判进程和使有关各方就符合联合国宪章原则解决办法进行有意义讨论作出了不懈的和耐心的努力。鉴于问题的复杂性，他们寻求这一目标所一贯作出的承诺特别值得赞赏。

正如秘书长在给第三十七届、三十八届和三十九届联合国大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秘书长和他的私人代表两年多来一直在努力制订出一个基于下列互相关联因素基础之上的全面解决办法。这四点就是：外国军队的撤出；不干涉和不干预；不干涉国际保证；难民返回自己家园。秘书长在他最近的报告（A/39/513）中指出了在一些谅解方面的进展，试图达成一个解决办法；在这个范围内，他已经指出了需要制订的可能文件。该报告还谈到日内瓦第三轮会谈决定在明年2月就阿富汗问题继续进行间接讨论。

巴基斯坦期望看到与第三轮会谈同样的建设性和积极精神来进行下一轮阿富汗问题讨论。我们向秘书长和他的私人代表保证，巴基斯坦将为公正和平解决阿富汗问题取得进展而进行充分合作。

所有有关各方都有必要承认，该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以及联合国的威信取决于迅速成功地谈判。为了确保这一进程是公正而平等的，必须保持全面解决四个要点一体化的性质。全面解决特别要包括外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出的时间；外国军队撤出问题是中心问题，没有外国军队撤出这一条，全面解决就是不可信的，得不到通过的或得不到执行的。定于明年2月举行的下轮会谈同样必须是有成果的和有助于最后决定全面解决办法。

巴基斯坦认为公正的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是必须的。我们接受今年4月提出的“接近”会谈形式反映了这一重要考虑，这一点还反映我们在今年8月日内瓦会谈中所采取的积极态度。我们这一积极态度和我们面临来自阿富汗方面最近严重违反我们边界事件所行使的克制行为证实了我们目的的严肃性。

巴基斯坦极其希望看到全面解决能够取得进展，并准备与秘书长合作，克服产生于全面解决的义务和承诺方面的困难；但是我还想说，不能指望巴基斯坦或联合国默认任何未能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中心的解决方法；国际社会认为，这一中心就是外国军队在阿富汗的存在。

一个负责任的政治解决方法的基础必须是承认阿富汗内部由于外国对那个国家的军事干涉所造成的局势。通过无中生有的指责外国干涉，企图怪罪于巴基斯坦的努力只能破坏找到政治解决方法和使那个国家恢复和平与正常。

阿富汗抵抗运动遍布全国各地，这证实了抵抗运动产生于当地人民，波及全国上下。去年，军事行动最紧张的地区是在喀布尔北部的潘杰希尔山谷等地，远离巴基斯坦边境，或是在其他深入阿富汗腹地的地区。由于喀布尔当局一直未能使政府军团结起来，据报道，越来越多的苏联军队投入了这些军事行动。在阿富汗外面，抵抗运动获得了所有阿富汗侨民的一致支持，这些侨民以同一个声音反对外国对他们国家的军事占领。

喀布尔当局本身承认的阿富汗内部的冲突所造成的巨大破坏，表明了抵抗运动的规模和激烈程度以及反对外国干涉和干涉事例强加在阿富汗人民头上的政权的民族愿望的力量。

这一斗争的激烈程度的又一个证明是大量的阿富汗难民出逃，他们被迫在邻近的巴基斯坦和伊朗寻求避难。没有特别严重的原因，人民是不会逃离自己的家园的，他们也不会为了一个毫无价值的事业牺牲自己的生命。很显然，正是因为阿富汗的独立、荣誉和民族自尊、文化传统和精神价值受到了威胁，阿富汗人民正在进行斗争，保卫他们作为一个骄傲和自由的民族的长期的传统。

到目前为止的将近五年内，十万多苏联军队已经参加了征服阿富汗人民的行动。不管怎样解释联合国宪章的条款，以预谋的方式外国军队介入一场内部斗争与对结果施加影响都是不能允许的。

产生于阿富汗危机的人间悲剧和巨大痛苦达到了极为惊人的程度。据报道，由于村庄遭到破坏，人民流离失所和无休无止的军事行动，已经出现了广泛的饥馑。今天，每四个阿富汗人中就有一个是难民，而仅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人数就超过了三百万，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难民集中营。这一空前的人数将会耗尽甚至是世界上最有富有的国家的财富。而这对巴基斯坦正在发展的经济和有限的资源来说是一种可怕的负担。

我们感谢友好国家和国际机构，特别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该处提供了维持阿富汗难民生活的费用的将近一半；然而，现有的资金加在一起仅够这些流离失所的人们糊口。减轻他们困苦的根本方法是找到一种解决方法，使这些大部分由妇女、儿童和老人组成的不幸的人们返回自己的家园。

然而，这并不是巴基斯坦真诚地寻求一项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政治方法的唯一理由。我们也对我们自己的安全和本区域的安全表示关注。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从阿富汗一边不断侵犯巴基斯坦的领空和领土。在过去几个月中，猖狂进攻的事件已经迅速升级，并且次数剧增。从阿富汗一边进行的炮击和轰炸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生命损失和财产破坏。实际上，在过去三个月中已经有将近一百个无辜的人死去。

巴基斯坦政府一直把这一严重的事态发展通报秘书长，并通过他把这些侵略行为的严重后果告诉国际社会。在这种挑衅面前巴基斯坦已经表现了克制，并且没有采取报复性措施。我们希望，一些友好的会员国对我们表示的声援，——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国际社会对于这些事件所明确而有力地表明关注将能够帮助立即结束这种不能容忍的局势。然而，如果这种对我们领土和领空的粗暴侵犯继续下去的话，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用我们所有的力量和资源，靠我们自己的决心，保卫我们的领土完整。

我们渴望我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我们一直探索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各种

渠道。我们也充分了解地理政治的现实和与本区域所有国家包括苏联的友好睦邻关系的必要性。巴基斯坦希望与苏联保持热烈的和友好的关系，并将竭尽全力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这些联系。然而，这种关系的基础必须是相互尊重与和平共存的原则才能使这些关系存在和发展，这是不言而喻的。

在过去的五年里，国际社会的绝大部分一直反对苏联对阿富汗的干涉。只有接受撤军的普遍呼吁才能恢复在阿富汗的和平和纠正对阿富汗人民的不公平待遇。

题为“阿富汗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的 A/39/L.11 号决议草案再次呼吁撤出在阿富汗的外国军队。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代表下列 46 个共同提案国介绍这一决议草案。这些提案国有：安提瓜和巴布达、巴林、孟加拉国、文莱国、智利、哥伦比亚、科摩罗、哥斯达黎加、吉布提、多米尼加、埃及、斐济、冈比亚、危地马拉、几内亚、海地、洪都拉斯、牙买加、约旦、科威特、马来西亚、马尔代夫、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泊尔、尼日尔、阿曼、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菲律宾、卡塔尔、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新加坡、所罗门群岛、索马里、苏丹、泰国、突尼斯、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和巴基斯坦。

这一决议草案的主旨和内容与去年大会通过的 38/29 号决议相同。决议草案采用了建设性的方法，没有任何激烈的语言，也不进行指责；决议草案也不设法怪罪任何一方。相反，决议草案描绘了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无可指责的原则，即：立即全部从阿富汗撤出外国军队；维护阿富汗的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不结盟性质；在不受外国干涉、颠覆、压迫和压制下，阿富汗人民决定自己的政府形式和选择自己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权利；创造能够使阿富汗难民安全地和体面地返回家园的条件。

决议草案涉及到阿富汗问题的政治和人道主义方面。在政治方面，它重申了联大关于立即撤出外国部队的呼吁，并且根据《宪章》的原则，再一次肯定了阿富汗人民自由决定他们命运的权利。

关于阿富汗问题的人道主义方面，决议草案抓住了问题的要点，要求创造必要的条件，使阿富汗难民安全和体面地自愿返回自己的家园。它重申了联大对所有国家和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要求，要求他们继续增加人道主义救济援助，以便减轻阿富汗难民的痛苦。

决议草案表示支持秘书长的努力，重要和具体的是，支持秘书长为谋求全面解决阿富汗问题发起的谈判进程，这种支持是同等重要的。决议草案恰当地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并且鼓励秘书长继续作出努力，这样他所发起的外交进程可能会在实现全面解决这个目标方面取得成功。

联大的决定代表了国际社会强有力的呼声，任何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都不能忽视这一呼声，所以，联大必须继续施加道德压力，通过对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决议草案表示压倒一切的支持，争取早日解决阿富汗问题。

投票赞成外国部队从阿富汗撤出，维护阿富汗人民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利，也是投票赞成谴责对弱小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使用武力。确实，这也是投票赞成维护《宪章》的原则，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我们希望，第 A/39/L 号决议草案将象其他类似的决议一样得到联大绝对大多数的支持，以便强调其根据《联合国宪章》争取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决心。必须迅速和平地解决阿富汗问题，这样阿富汗人民所面临的悲剧能够结束；这样可以减轻我们整个地区感到的恐惧和关切；这样能减轻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扎里夫先生（阿富汗）：联大再一次卷入了一场对一项本来就不应该列入其议程的项目的讨论。正如我们在过去指出的那样，《宪章》第 7 段、第 2 条禁止联合国审议任何属于一个成员国管辖权范围内的问题。所以，目前的做法公然违反



了《宪章》，是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内政的直接和赤裸裸的干涉。

几年来，联大对所谓的阿富汗问题进行了辩论。在这期间，这场毫无根据的辩论的执行者，例如美国帝国主义、中国霸权主义、巴基斯坦和其他反动势力的意图暴露无遗。为了掩盖他们对国家民主革命的敌视（这场革命1978年4月27日在阿富汗取得胜利），我国的敌人正大造虚假的借口。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猫哭老鼠假慈悲，企图使联大相信，他们真正地关心阿富汗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鉴于这一原因，他们认为“外国部队”在阿富汗的存在阻碍了阿富汗人民行使自主权。他们想要联大相信，他们正在诚心诚意地努力创造能导致这些部队撤出的条件。他们告诉联大，他们相信政治解决问题，他们正在为此目的进行真诚的谈判。他们要求联大仅仅审查从1979年12月27日以来的阿富汗局势，而不关心在这一天以前所发生的一切，尤其是1978年4月革命取得胜利后一段时期的形势。他们的企图是为了忘记，并且使其他人忘记在1979年12月27日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事实是，目前的阿富汗局势是由追溯到4月革命开始时的阴谋诡计造成的。

他们所编造的谎话作为一种逻辑，在其基础上，他们每年在联大喋喋不休地重弹令人厌烦的陈词滥调。他们完全回避讨论每一个国家合法的自卫权利，以及为行使这一权利采取单独的和集体的措施的权利。为了进一步搅乱形势，他们肆无忌惮地歪曲事实。尽管不值得一提那些人人皆知的站不脚的论点，但我们还是要提一下，以便揭露这些论点的虚假性。

他们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反动派不宣而战的战争描绘成自发的民族抵抗运动，他们宣称，不存在对阿富汗的外国侵略或侵略威胁，因此没有必要谋求外来的军事援助。

我要详细地叙述一下这些说法，以便证明，他们宣称为现实的东西实际上是诬蔑、谎言和捏造。

阿富汗问题并不是在1979年12月27日产生的。在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领导下，在英雄的阿富汗武装部队的援助下，阿富汗人民在1978年4月27日发起并且赢得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是阿富汗社会历史性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发生符合逻辑和规律的演变的结果，是政治和社会经济因素在我们历史中的特定时期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场革命的基础是阿富汗人民和他们的先锋政治力量在阿富汗社会进行深刻和根本改革的夙愿和为此而进行的斗争。这场革命是在得到广泛珍惜的民主、社会进步和公正的原则指导下进行的。它是在革命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爆发的，并且得到阿富汗绝大多数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支持。革命的秩序立即得到包括巴基斯坦和其他邻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承认。

但在另一方面，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反动势力在失去了将阿富汗进一步纳入他们的军事、政治和战略轨道的希望后，他们通过对我国内政进行各种形式的干涉，丧心病狂地颠覆我们革命的进程。诚然，他们在过去也抓住一切机会策划反对阿富汗的罪恶阴谋。

前美国驻阿富汗大使利昂·波尔拉达、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国父大学国际关系系的一位教职人员塔希尔·阿明、和许多其他消息灵通人士撰写了详细的文章，披露了美国和巴基斯坦在革命之前进行的隐蔽的颠覆活动。

正如美国杂志《反间谍》在其1983年9月至10月一期中写到的那样：

“在五十年代初期策动‘部落叛乱’，以及在七十年代初期实际上建立起一支5000人的叛乱部队之后，美国、巴基斯坦和它们的盟国从1978年起至今支持一个反对人民民主党的‘伊斯兰叛乱’，这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步。”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巴基斯坦和其盟国的情报机构发起了一场，在阿富汗内外组织它们的后备军的新运动。

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执政后就开始忠实地履行其在《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方案》中向人民所做出的所有保证。

阿富汗社会中那部分即将失去作为阿富汗统治阶层的某些特权的人没有轻易接受社会经济计划为实现所希望的变革而提出的民主改革，这并没有什么奇怪。这明显地导致这些阶层的某些成员反对进行我所提到的改革。

一系列的事态发展证明，某些被剥夺特权的人离弃祖国，在巴基斯坦和伊朗寻求避难。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反动集团，主要是美国，一直在加强对阿富汗的颠覆活动。阿富汗的逃亡者仍然强烈希望在阿富汗恢复旧制度，他们成为一股及时的潜在力量，支持我们人民、国家和革命的敌人进行暗中的活动。

伦敦的冲突研究所在第161期冲突研究报告中指出：

“在巴基斯坦的边界内，白沙瓦迅速成为许多反对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阿富汗人流亡的主要地点。自1975年以来，一小部分阿富汗原教旨主义者已经在那里安置下来，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宣布自己为阿富汗抵抗力量的流亡领导人……原教旨主义者的流亡领导人坚定地领导组织严密的小团体灵活地进行战斗，并且为国内的抵抗力量提供有限的小型武器。阿富汗原教旨主义者在寻求推翻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政权的目标中得到了巴基斯坦同情者的资助。”

巴基斯坦国父大学塔希尔·阿明教授1984年4月在美国的学术刊物《亚洲概览》上发表了文章，他指出，到1978年这个团体已经“组织了接受训练和武装的骨干，巴基斯坦政府早先的暗中支持以及巴基斯坦伊斯兰组织的公开的道义和物质支持对他们来说是十分宝贵的。”

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系出版了一本题为《难民：四个政治案例研究》的书，书中包括一篇贝弗莉·马雷写的题为“骑虎难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难民”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

“1978年4月革命以后的6个星期，第一个反革命组织，即所谓的‘阿富汗民族解放阵线’在白沙瓦建立……。阿富汗叛乱领导人举行记者招

待会，呼吁不仅要在白沙瓦而且要在伊斯兰堡和拉合尔给予支持……。他们一直继续泰然地从巴基斯坦领土组织活动和宣传。”

谈到在白沙瓦的各种不同的阿富汗反革命团体，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份工作人员的报告承认，“至少已经建立了6个这种团体反对塔拉基政府，”也就是说，早在邀请有限的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之前，这些团体就已经建立。

没有浪费时间，很快就将忠于前封建君主和部落首领的人组成许多小组，进行武装破坏，潜入边界地区的阿富汗村庄。这些小组的主要目标是在这些村庄的人民中散布恶毒的谎言和谣言，攻击新生革命政府的性质。这些小组很快就威逼当地居民抵抗革命改革，最后并且迫使他们离弃他们的村庄，寻求避难，主要是在巴基斯坦寻求避难。这种战略的明显用意是把村民赶出他们的家园，增加难民的人数，并且从中充实反革命的力量。一旦被赶出他们的村庄和城镇，被禁闭在严密看守的所谓难民营，流离失所的阿富汗人完全依靠巴基斯坦通过反革命团体所分配的食物定量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他们自然就更容易在压力和恫吓之下就范。

国际新闻媒介以及有权威的联合国消息来源已经广泛地报道，所谓的难民援助是迫使难民家庭加入假宗教的阿富汗反革命组织的一个因素，在革命前后，在巴基斯坦建立了十多个这样的组织。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贝弗莉·马雷描述了反革命组织强迫流离失所的阿富汗人加入这些组织的方法。我还要引用他的一些看法：

“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伊斯兰堡已经做出任何努力来控制边界，只是引起阿富汗政府在可能的情况下关闭边界。在其他要求方面，巴基斯坦政府一直是不很诚实的。巴基斯坦怂恿和支持叛乱分子是阿富汗国内暴乱持续的一个重要因素，巴基斯坦关于难民的政策不能够同这种同情的援助脱离开来……。巴基斯坦对难民的赞助是谨慎的，但是巴基斯坦似乎很早就开始……。1979年4月和5月，几支较大的部落卫队，大约有数千人，从巴基斯坦的部落地区向阿富汗发起进攻。巴基斯坦政府拒绝接受阿富汗对侵略的抗议……，并且

坚持认为巴基斯坦没有权力阻止这种活动。如果巴基斯坦部落人要帮助他们的阿富汗兄弟，伊斯兰堡坚持认为它没有权力制止他们……。然而，巴基斯坦也坚持认为，它对这些地区拥有完全的主权，如果有情况表明阿富汗飞机侵犯边界的巴基斯坦领空，它会迅速提出抗议……。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伊斯兰堡努力使用自己的权力在这方面对进攻阿富汗的部落卫队的组织者加限制……。然而，在巴基斯坦，持续的非官方报道趋于证实巴基斯坦军队支持叛乱分子的作用。”

贝弗莉·马雷进一步指出：

“比较不明显的是，更加公开的难民营维持叛乱分子家庭的生活，并且作为从阿富汗返回的叛乱分子的‘休息和娱乐’中心……。白宫官员已经承认，美国向阿富汗叛乱分子提供武器，而且武器是通过巴基斯坦运出去的……。来自五角大楼的消息继续证实这一点……。然而，却谨慎地担保，运出去的只是那些可以说成是从阿富汗和苏联军队缴获的武器……。而且还不得不谨慎地担保，得到武器的是那些使用武器而不会贩卖武器的暴乱组织，这种保守秘密，不仅是为了防止暴乱组织内部的进一步分裂，而且为了使人们不相信苏联和阿富汗的指控……。巴基斯坦没有做出任何努力限制难民的移动，这样也帮助了叛乱分子，难民可以自由离开难民营，不仅在西北边界省和俾路支流动，而且越过边界返回。有些人埋怨说，他们得不到巴基斯坦政府的任何支持，这样，他们不得不把武器隐藏在阿富汗的边界内，然后返回巴基斯坦，但是，在难民营以及白沙瓦的反革命政治团体的总部周围可以看到他们的许多人，这就戳穿了这种说法。”

其他几十位仇视阿富汗政府的人士也已经证明了上述事实。我所引述的少数几位人士所说的话足以证明，美帝国主义和中国霸权主义的雇佣军及其地方反革命走狗对阿富汗所发起的武装入侵和其他形式的入侵是有历史根源的；1978年4月革命胜利以后，尤其是1979年12月27日革命的演变阶段开始以后，这种入侵升级到了不宣而战。西方的新闻报刊也广泛报道了这一新的事件。

《反间谍》杂志在其1983年9月至11月的那一期内写道：

“中央情报局对阿富汗叛逆者的支持是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央情报局所讲行的最大的准军事活动；七十年代中期，中央情报局援助了安哥拉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企图扼杀该国的革命……中央情报局在人民民主党于1978年4月掌权后不久就马上开始了这种活动，当卡尔迈勒在1979年12月成为总统以后，这种活动更加变本加厉……1980年1月初，卡特内阁决定，中央情报局将与中国和埃及一起承担义务，支持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叛逆者。执行这项行动的是一个由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为首的特别委员会；布热津斯基和以下四个国家合作执行这一计划：埃及（它运送自己武库中的苏制武器以及提供军事培训员），巴基斯坦（它允许阿富汗的叛逆者在巴基斯坦土地上建立军营，并加以保护，还允许从它领土上运输军备），中国（它运输军备以及提供训练）和沙特阿拉伯（它为某些军备运输提供资金以及从经济上援助巴基斯坦政府）……美国及其盟国提供的武器包括能够穿透苏制装甲车的火箭驱动式榴弹发射筒、塑料壳地雷、迫击炮、无后坐力炮、火箭筒以及肩发高射炮。”

该杂志继续写道：

“罗纳德·里根更加明火执仗地援助反革命分子……他一旦成了总统以后，就变本加厉地执行中央情报局的计划。”

1980年9月，弗朗西斯·福山在为兰特公司准备的一份报告中说，至少有8

个阿富汗反革命组织在白夏瓦建立了总部。报告接着写道：

“巴基斯坦政府根本没有限制他们的活动……这使得当地被禁止参加政治活动的巴基斯坦人大为不满。”

威廉·布兰尼金在1983年10月《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七篇文章中说，美国正在小心翼翼地为从国际武器市场上购买武器直接提供资金，并提供后勤设备，帮助从埃及之类的外国运送武器，这些国家拥有苏联武器的储备。他在描绘特里·曼加尔的一个反革命营时说：

“在通往山边的条条迂回曲折的小径上，一场夏天的暴雨使得地面变得泥泞不堪。在这一片泥泞中，阿富汗人正忙着准备驴马，打算到‘内地’去。地上成堆成堆地放着准备装在牲畜上的给养……暂新的中国制造的卡拉斯尼科夫步枪、重机枪和反坦克地雷、火箭驱动式榴弹发射筒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武器。试验武器的枪声在周围的群山中回荡，经久不散”。

1984年6月25日出版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告》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央情报局内幕：到底在干什么”的特别报告。罗伯特·达德尼和奥尔·凯利在报告中写道：

“诸如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等秘密活动常常成为头条新闻。但是美国秘密间谍机构其他方面的活动具有更加深远的影响……由于拥有了雄厚的人力和财力资源，中央情报局重新在世界上展开活动，其范围是自越南战争以来所罕见的……在七十年代，据揭露，中央情报局参与了暗杀阴谋、秘密战争、政变和其他值得怀疑的活动，这种揭露使得中央情报局颇为尴尬……在阿富汗，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扩大了美国对穆斯林叛乱者的秘密支持……据说，每年提供的枪炮与弹药援助达到了七千五百万美元。”

巴基斯坦国父大学的塔希尔·阿明写道：

“同情圣战者事业的一些私人组织从中东国家那儿筹集资金，在国际市场

上为圣战者购买武器……一些国家的政府——特别是中国、各个西方国家、埃及、沙特阿拉伯、美国、巴基斯坦和伊朗等国政府——还从不同的程度上帮助圣战者……圣战者现在拥有了尖端的无后坐力炮，苏制、英制和中国制造的迫击炮，轻高射机枪，苏联设计的RPG-7型肩发反坦克火箭发射筒，重机枪，SAM-7型导弹和塑料壳的中国地雷。”

《亚非》杂志1984年3月刊登了一篇题为“矛盾与紧张”的文章，理查德·沃德在文章中写道：

“巴基斯坦与美国地下活动勾结（连同中国），企图推翻阿富汗政府……事实上，美国想使这种局势继续存在下去，以便为其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寻找借口；美国以保护波斯湾地区不受苏联神话般的进攻为理由继续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华盛顿以军事援助换来了巴基斯坦的合作，帮助维持巴基斯坦的压迫政权，这不仅违反了巴基斯坦人民的利益，而且还进一步加剧了区域紧张局势。”

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揭露不仅说明了对反阿富汗不宣而战的范围，而且也暴露了进行这些活动的人的狼子野心。

同一期的《亚非》杂志还刊登了一篇康拉德·埃格写的题为“为阿富汗而战”文章。文章写道：

“根据国会人士说，在明年的财政年度中，中央情报局对阿富汗叛逆者的援助将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总额达到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看起来该国国内和巴基斯坦的叛乱势力是从那些以巴基斯坦为管地的团体那儿获得了武器，武装了起来。尽管里根政府多次声称要寻求和平解决，但却仍然一味支持这些组织……对于罗纳德·里根来说，这只不过是一场廉价的小战争，在高达二千亿美元以上的每年军事和情报预算中，只花掉了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中央情报局出的这些钱——这是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央情报局所进行的最大的准军事



活动——帮助牵制了几千名苏联士兵，美国政府看来准备继续提供资金帮助打仗，直打到只剩下最后一个阿富汗人。”

1983年12月25日的《新闻周刊》证实了上述国会人士的报告。

1984年7月2日的《新闻周刊》报道说：

“华盛顿的阿富汗叛逆者院外活动家声称，中央情报局价值三亿二千五百万美元的四年一揽子援助根本不足以支持它们的战争……在众议院，麻萨诸塞州的保罗·楚洪格斯希望能够说服对外关系委员会通过他所提出的决议，要求扩大对阿富汗的武器援助计划。”

1984年4月28日的《经济学家》写道：

“中央情报局是阿富汗抵抗战士的主要金钱和给养的来源，这已经几乎不是什么秘密了。中央情报局所干的这些事情到底是不是象它支持尼加拉瓜的叛逆者那样会引起争执和令人怀疑，尚不得而知，但不管怎么说它进行活动的地方更加遥远，而且从政治上来说，它的敌人也显然更加令人讨厌，所以，似乎谁也不会报怨。”

1984年4月9日的《华尔街日报》在谈到对美国向这些反革命组织提供的援助不足的抱怨时指出，根据安德烈·爱沃——他曾是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的士兵，现在在华盛顿领导一个为叛乱者游说的集团——的估计，仅在过去2年中，这些反革命集团中最小的组织之一就

“收到了7577支拉栓式步枪、2940支自动步枪、18门口径为82毫米的迫击炮、445个火箭发射器和127挺机关枪……美国还提供苏联射击的萨姆-7型肩负式对空导弹，游击队说这是他们极其需要的武器……”。

《华盛顿邮报》1984年10月7日谈到，在特里·曼加尔这个军事人员中间集结待运地区曾经发生过几次爆炸，摧毁了几座游击队的住所。该文章的作者威廉·克莱鲍恩曾亲眼见到阿富汗的反革命分子赶着载满了炮弹和其他军需用品的驮马，准备对阿富汗的帕克蒂亚省发动袭击。威廉·克莱鲍恩指出，

“叛乱者公开地……将巴基斯坦的领土作为避难所……尽管部落机构的警察一直都呆在特里·曼加尔地区，但那些表面看上去是难民营的地方已公开成为军事人员聚结地区，使游击队能够从一英里之外的易于渗透的边境那边发动袭击……”

《冲突研究》的161期中写到

“供应的主要来源是中国、美国、海湾国家、埃及和伊朗，所有这些国家都支付费用以购买或提供尖端的步兵武器。人们广泛认为，有几个西欧国家（大概是英国和西德）也卷入其中。”

《雇佣军》杂志这个国际雇佣军的喉舌也建立了一个筹集资金的委员会，以补充象这些反革命分子提供的军备和财源，这一杂志还同巴基斯坦的反革命组织进行密切的勾结。该杂志在1984年3月份出版的一期中报道说，这些反革命分子“已经开始进行认真的训练，以准备进行持久的游击战争”。

根据该杂志，这些反革命集团已经在巴基斯坦境内建立起训练营地，这些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在这些营地接受训练，以继续在阿富汗境内进行战争。

《时代》周刊在1984年9月10日的一期中发表了罗伯特·舒尔塞斯的一篇报道。舒尔塞斯是美国的自由撰稿人，他同反革命组织的成员一道从巴基斯坦非法地越境进入阿富汗。他写到：

“每天晚上，从600到1500不等的护送人员就开始了向西行径的长征。他们在骡子和骆驼身上载满了迫击炮、重机枪和地雷，然后沿着陡峭和布满岩石的小径穿过可怕和荒无人烟的原野……越过同边境平行的高地，向山下的战场走去。

“这些人是阿富汗人，他们在巴基斯坦的难民营已经度过了几年时间。”

《时代》周刊在1984年6月11日出版的一期中发表了皮科·爱尔和迪恩·布雷利斯写的一篇文章，该文详细地描述了美国如何深深地卷入了对

阿富汗的不宣而战的战争。 我将引证这篇文章中的一些部分，这篇文章的标题是“没有月色的夜晚中行径的运输队，中央情报局是如何支持和供应……游击队”。在谈到美国在最近阿富汗的扫荡行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时，他写到：

“美国的间谍卫星发现了军队的调动，从而使得特工人员能够就即将来临的进攻向叛乱者发出警告。 反革命分子之所以能够进行电台广播，完全是因为使用了中央情报局提供的40多部手提式发报机。 在对一个具体的要求作出答复时……中央情报局还安排用飞机、船只、卡车、骆驼和马将成百上千个地雷运过三个大陆，通过几个中间人的转手最终送到叛乱者的手里……”

“……中央情报局向圣战者提供物资，这早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亚洲、中东和美国的消息来源已经较为详细地告诉《时代》周刊，这些援助的供应是如何提供的。 在有选择性的采用情况下，这些情报说明了这一活动的情况，而不会暴露个人和组织。……”

一位资深的西方武官告诉《时代》周刊……

“在政治上，中央情报局的主要挑战是避免将自己的活动同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的政府联系起来……早些时候，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对一位高级助手说：‘我们要使齐亚显得清白。’ 一位高级的情报官员说：‘最理想的是，供应线必须看不见，摸不着，穿过巴基斯坦’……”

这条供应线也许正在以其最大的能力进行工作，同时，这条供应线还在继续增长。

“因此，大部分的供应活动是在沙特阿拉伯的帮助下进行的……沙特阿拉伯对游击队的支持是完全公开的；仅在六周以前，阿卜杜拉王储以鼓励的口气向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保证说：‘你们的战争是一场圣战，因为你们拿起武器是为了捍卫伊斯兰。 我们将一如既往，继续支持你们。 我们将永远站在你们一边。’”

《时代》周刊极其详细地描述了中央情报局进行和监督整个供应活动的工作网，这个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将这场不宣而战的战争继续进行下去和不断升级。我们广泛地引证这份杂志和其他的消息来源是基于一个希望，即那些关心事实的人们，将会有机会来审议事实，根据这些事实来作出判断。那些有兴趣寻求阿富汗问题的真相的人们可以从我上述引证的消息来源和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情报与新闻司发表的刊物中了解详细的情况。应我们的要求，正在将这份题为《不宣而战的战争》的刊物同我的发言的副本分发给各代表团。

这些严峻的事实撕下了疑惑民心的宣传和伪善的肮脏的遮丑布，我们的敌人，即美帝国主义、中国霸权主义和他们的头号反动盟友，正是通过这块遮丑布来掩盖他们对阿富汗的险恶用心。这些事实就是：美国、中国、巴基斯坦和某些反动国家的情报机构进行了密切合作，以组织、训练和武装我们边境以外的反革命分子，协调他们在阿富汗境内的活动；位于边境地区的主要城市和市镇边缘的游击队训练基地与营地正在得到充分利用；已经建立起向反革命堡垒提供武器的新的渠道和供应线，这些武器的来源也已经扩大。

阿富汗革命的敌人投下了大笔的金钱，建立起了强大的反革命阵营，这一阵营里的分子穿过漫长的边界上的许多崎岖不平的关口，进入阿富汗，不仅在边境地区，同时还在内陆地区进行颠覆活动。这也是事实。

大家都知道，我们革命的敌人对有限的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而发出的一片喧嚷完全是因为迫使阿富汗回到其过去历史的各种罪恶企图都失败了，现在，这些敌人已经确信他们的初期目标已经无法实现，因此，就不遗余力地妨碍使问题得到政治解决，并极力维护目前的紧张局势。

他们向阿富汗的反革命分子提供数量更多，更加尖端的武器。他们每年向反革命集团的领导人提供几亿美元，同时还用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武器和经济援助来收买巴基斯坦政府。

这场战争的战争犯们已承认，这是不宣而战的战争，是由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反革命势力发起并蓄意维持的，只要停止对反革命分子的武器供应和财政援助，这场战争就会马上完全消失。1983年10月22日的《华盛顿邮报》写道，为了继续进行战争，反革命分子“需要资金和物资供应……以及在巴基斯坦境内得到的安全庇护所和各种便利”。

国际雇佣军喉舌《卖命兵》和美国当局的领导一致认为，如果没有巴基斯坦的因素，就无法进行反对阿富汗的战争。最近一期的《卖命兵》指出“如果没有巴基斯坦作为活动基地，圣战者将无法发起一场战争”。

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在美国众议员外交委员会上说，“没有一个自信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境内的抵抗将衰落……”。

在外国武装干涉阿富汗的初期，阿富汗武装部队有能力给这种干涉以致命的打击。然而，随着颠覆和恐怖主义活动的扩大并升级为一场真正不宣而战的战争，国内手段已再也无法遏制对阿富汗独立、主权和领土完全的威胁。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多次同伊朗和巴基斯坦政府接触，努力使它们严肃地认识到继续进行武装干涉将产生的后果，呼吁它们同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合作，制止利用它们的领土发起对阿富汗的侵略，使我们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常化。

1979年7月，在有限的苏联部队应邀进入阿富汗前6个月，阿富汗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了一个邻国，谈判结束对阿富汗内部事务的武装干涉和其他形式的干预。那一国家的首脑当面告诉来访的阿富汗代表团，捍卫阿富汗边界不是阿富汗邻国责任，国内的因素不允许他采取任何果断行动，有效地制止反革命匪帮利用他的国家的领土。就在这次会谈中，有人请阿富汗采取阿富汗认为适当的任何行动，以捍卫阿富汗边界。

当我们一再呼吁邻国采取理智和克制的态度而均无成效，在外部武装干涉不断加剧的情况下，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更坚决地要求苏联提供军事援助。

1975年12月5日签署“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友好、邻睦和合作条约”时我们希望，这将使那些对阿富汗居心不良的人看到，一旦我们面临敌人的严重威胁，我国并不是孤立无援的。然而，在侵略与狂热的幻想影响，我们的敌人极力企图用武力推翻革命政府，使阿富汗回到旧社会去。

是屈服外部武装压力，把人民的权利双手奉献给只为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反革命卖命的雇佣军？还是用各种手段，包括兄弟力量可以提供的手段，来捍卫阿富汗的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以及革命的成果？这不应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但是，在阿富汗首次要求军事援助后，1978年12月双边条约的缔约国花了11个多月才使双方深信武装干涉的严重程度以及没有任何扭转局势的现实希望。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启用1978年12月阿苏双边条约第四条，并完全遵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行使了它单独和集体自卫的正当权利。苏联最终对阿富汗的一再呼吁作出了积极响应，履行了它的双边条约义务。

四月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是我国英雄的人民反对君主统治的暴政和压迫的长期斗争的必然结果。在君主统治下，阿富汗社会秩序封建或更落后，政府机构腐败，统治阶级无法解决国家急迫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革命的基本目标就是消除封建和封建社会以前的各种关系，实行民主、正义的土地和用水改革，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社会和政治生活民主化。

在革命的几年中，在实现这些崇高目标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当然，如果没有对阿富汗的不宣而战的战争对国民经济造成不利影响而加剧过去遗留下来的严峻局势，我们的成就可以更大，革命改造的步伐可以更快。这一破坏性、不人道、野蛮、反人民的战争的组织的反革命走狗进行的颠覆和恐怖主义活动，使阿富汗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生命和物质损失。

迄今为止，已有数千名无辜的人被杀害，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老人以及200名牧师；公共和私人财产被破坏，包括254个清真寺和圣地、1,800所学校、

104所医院、政府卡车的一半以及通讯线路、桥梁、公路和水电与火力发电设施。对我国国民经济破坏所造成的损失总数大约为340亿阿富汗尼，相当于革命前20年发展总投资的四分之三。

尽管国民经济遭受这种损失，尽管不宣而战的战争继续进行，迫使我们把相当数量的人力和财政资源用于捍卫国家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在1984年3月21日为止的过去一年中，阿富汗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都超过革命前的几年。同前一年相比较，阿富汗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分别增长6%和4.5%。在本年度，180项工程将加速进行，并将开始29项新工程。同一时期还将完成另外37项工程的可行性研究。

四月革命重大成就之一的土地和用水民主改革正在顺利进行。在改革的初级阶段，已将665,000公顷土地分发给了295,988户无地或缺地的农民家庭。这些土地来自于拥有40公顷土地以上的7,000户大地主，以及拥有6.1公顷到40公顷土地的28,000户小地主。

随后在今年3月底以前，又分配了79,400公顷土地。到同一日期为止，78,447农民已得到财产所有权，其中73%得到了合法的地契。在本年度，另外30,000无地或缺地的农民家庭将得到土地；45,000户农民家庭将对255,000公顷的土地建立所有权；并将分发80,000份合法地契。

前一年小麦生产达2,927,000吨，谷物总产量达4,590,000吨，比计划指标高1%，比前一年增长2%。同1979年3月21日结束的一年（伊斯兰1357年）相比，前一年农业生产总值增长7.8%。同年全国牲畜总头数增加195,000头。

去年工业、矿业和电力部门的产量据估计达到321亿阿富汗尼，这表明比前一年增加了9.1%。据估计，这一产量将意味着今年再增加14.2%。

国家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正在迅速增长。与革命的前一年相比，在1984年3月21日为止的一年中，国家部门的比例在出口中从28%增加到52%，在进口中从26%增加到57.3%，在工业中从76%增加到79.3%，在运输中从2.8%增加到4.3%。国家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在同期从16.8%增加到28.5%。

由于政府所执行的正确的财政政策，革命的阿富汗的财政形势也很令人满意。虽然阿富汗是该地区唯一没有在最近一些年中增加税务的国家，但政府仍保持平衡的预算。在前一年，计划用于发展目的的、出于国内资源的57亿阿富汗尼的费用得到充分实现。

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进步的速度也得到了加快。尽管罪恶的反革命力量在全国各地摧毁了1,800所学校，杀害了很多无辜的教师，然而在教育领域中还是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今年除了重建被摧毁的学校以外，很多学校还得到了扩展，新的学校也已开始使用。目前在校的总数达452,000名学生表明比革命前的年代增加了42%。9,600多名学生被各高等教育机构录取，而单只今年就把1,400名学生送出国外接受高等教育。

4月革命的一项重要成绩——扫除文盲的运动——正迅速发展。在革命后的5年中，1,048,000人掌握了文化，在以1984年3月21日为止的一年中，233,000人被吸收进文化讲习班。目前，全国各地有20,000个这样的讲习班，根据计划，1986年要在城市中根除文盲，1990年在全国根除文盲。

在革命的年代中，全国建立了20多个新的医院和健康中心。而革命以前每10,000人中只有3张病床。今天，每10,000人中有6张病床，增加了一倍。同样，医生的数量增加了1.5倍，今天人们正得到更多更好的医疗服务。



野蛮的反革命力量在全国各地摧毁了254座清真寺，而政府在革命的6年中所修建的清真寺超过革命前20年内所修建的清真寺的总数。部长会议在1980年7月时建立的伊斯兰事务局，在过去3年中花费了6500万阿富汗尼，修建了451座清真寺。由国家预算所支助的宗教事务局的费用总额，在过去3年中达到210,259,609阿富汗尼。

我们还正在大力注意改善人民的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在革命的年代中，工人和公务人员的工资增加了两次。1981年3月21日，他们的工资平均增加了26.6%。对低收入阶层，工资增加了40%—50%。今年4月，工资又平均增长了18%，而低收入阶层增长了22%—34%。初级产品由政府补助。今年，国家预算将为此目的花费250万阿富汗尼。

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作为领导和指导阿富汗社会力量的作用正在日复一日地得到加强；120,000名军事人员中，45%是工人和农民，11%是妇女，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战斗，不断走向建设一个新的社会。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是全国祖国阵线的主导成员，这一阵线为了保卫革命成果和促进阿富汗社会进步和正义的事业，在全国团结和动员了50多万集体和单独的成员。其集体成员代表了阿富汗社会所有民族和民主力量，例如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具有100,000会员的阿富汗民主青年组织；具有30,000多会员的阿富汗民主妇女组织；具有160,000成员的阿富汗工会；具有1,274个合作社和总数达200,000会员的阿富汗农民合作社；阿富汗民族和部落最高吉尔哈；阿富汗和平、团结和友谊组织；阿富汗牧师高级会议；艺术家；作家和诗人联盟；记者；以及这一阵线的100,000多独立成员。

国家力量在全国得到巩固。人们正在努力执行国家权利和政权地区机构法律。该法律在阿富汗历史上第一次使人民通过民主选举直接参加地区和全国的事务。今天，除英勇的武装部队之外，革命保卫集团、自卫组织、革命士兵、部落军团、人民民兵组织和社会秩序旅正在英勇地和出色地保卫革命成果。由于他们的英勇斗争，反革命的大量基础已被摧毁。然而，罪恶的反革命集团残余仍然继续进行各

种 颠覆和恐怖主义活动。

鉴于革命政府面临的巨大社会和经济任务，阿富汗应认真地要求尽快结束现状，这是很自然和合理的。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以其原则外交政策为方针，提交了众所周知的1980年5月14日和1981年8月24日的建议，这些建议是通过谈判寻求解决阿富汗形势的政治办法的最现实的基础。 根据这些建议，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正通过联合国秘书长私人代表科多维斯先生的调解，与巴基斯坦进行严肃和有建设性的谈判。

我们赞扬对秘书长和他的代表的不懈努力，我们还相信，如果另外一方放弃其拒绝直接谈判的顽固立场，表明必要的诚意和一贯性，我们在谈判中的成果就更加巨大。

这里我们想指出，那些假心假意高喊寻找解决办法的人同时正在竭尽全力破坏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之间的谈判进程，阻止国际社会全力支持这些谈判。 他们正掀起充满谎言的罪恶宣传运动，鼓励象该大会目前辩论的极为有害的做法。

课程极格基金高级助理塞利格·哈里森在其《苏联在阿富汗》一文中揭露

“美国官员···嘲笑联合国的继续努力”

而美国国务卿

“舒尔茨，当着4个其他美国官员的面，告诉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雅各布·汉和他的顾问说，美国的协议如果没有替换目前阿富汗政府的规定是不可行的。 即使协议证明是可能的，里根政权也不会接受联合国的办法···华盛顿认为使莫斯科处于被告地位是有利的。”

巴基斯坦的实际意图也不再是秘密的了。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艾·塔尔普尔在1984年5月对沙特阿拉伯进行正式访问时对沙特通讯社发表了讲话，他呼吁伊斯兰国家进行更多的合作“以解放……阿富汗的领土。”齐亚哈克将军1984年3月于白沙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他说，“根本就不存在与阿富汗政权进行直接接触的可能性”。

现在，每个人应当看得很清楚，美国、中国和巴基斯坦以及它们的形形色色的盟国丝毫对解决该问题不感兴趣。无疑，对阿富汗不宣而战的战争只不过是美国侵略、扩张、强制命令和恫吓全球政策在该地区的延伸而已。在格林纳达和黎巴嫩正在直接地推行这种犯罪政策，在中美洲、中东、南非和世界其他地区正在通过代理人推行这种犯罪政策。所有热爱和平和进步的人都强烈地谴责这种必定要失败的政策。美国侵略阿富汗的政策也绝对逃不脱失败的下场。英勇的阿富汗人民在他们的英勇的政治先锋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领导下，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决心，向着光明和繁荣的未来胜利地进军。

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能制止这种进军，或改变阿富汗人民为自己决定的命运。我国人民一如既往，不论困难有多么大，将取得最后胜利。正是抱有这种坚定的信念，我们才努力在我们这个地区建立完全的和平和稳定。这将大大有利于尽早实现我们革命的崇高的和人道主义的目标。

我们解决目前形势的方法是非常建设性和注重将来的。我们真诚希望的是，通过谈判达成政治解决方案，这将永远结束对我国、我国人民和我们革命事业进行的武装的和其他形式的侵略行动，并得到充分的政治保证，将来不会再搞这类的行动。

这样做是最合理地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的方法。我们认为，这是唯一的可行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制订出一项解决方案，积极影响在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加强地区稳定和国际和平与安全。

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巴布拉克·卡尔迈勒最近指出：

“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和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重申它们以前对解决有关尚未解决的巴基斯坦与伊朗之间关系的问题方面的所有的倡议。就阿富汗而言，通过正义和民主的方法是能够解决任何现存的问题的。”

“向过去那样，我们坚决地指出，我们认为在这些关系当中不存在不能解决的问题。如果今天这些倡议不能得到积极的响应的话，我们将和我们的朋友一起努力，有耐心，有信心，在明天取得这种解决方案。”

在该大会上，连续五年来反复讨论所谓阿富汗问题已经证明向阿富汗及其朋友施加压力的这种做法是无效的，我们参加该辩论的目的是不允许我们敌人肆无忌惮地制造谎言和造谣——丝毫不使这种费力不讨好的讨论具有合法性。

我们在过去坚决地反对并谴责了这种干涉主义的和非法的活动的结果，我们将对A/39/L.11号决议草案投反对票。这种单方面的，偏见的和不符合实际的决议不论怎么得到通过，无论在这里得到通过还是在其他场合得到通过，该决议将是无效的，因而对我们将不具有约束力。我们敦促所有具有独立判断能力并希望对尽早和平地解决该问题作出积极贡献的代表团不要支持这种极其有害的拖延战术。

不宣而战的战争发动者的全面战略和战术的特点是，冒险主义和目光短浅。我们不应允许这两点来阻碍政治解决的早日实现。为了在该地区实现长期的稳定、友谊和合作，让我们放弃提出所谓前线国家的短期利益，并放弃混水摸鱼的自私的企图。让我们放弃僵硬和顽固的做法，以进行直接的、富有成果的和象样的谈判，制定一项更清醒的和更实际的政策，以此作为我们所有人的利益当中的积极的因素。

阿卜杜勒·卡迪尔先生(马来西亚)：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题为“阿富汗的形

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的议程项目，这已经是连续五年来再次讨论这一问题。我国代表团对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进行的辩论记忆犹新：每次辩论毫无例外地都使我们突出地看到国际社会对苏联侵略阿富汗的深恶痛绝。一个超级大国同时又是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承担维护并保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义务，但却利用其力量征服一个弱小的主权国家，这使我们所有人都感到一种不良的预兆。如果这能在阿富汗和其他地区发生，难道这不也能在我们这些同样十分容易受害的绝大多数人身上发生吗？因此，迫切需要我们继续谴责对国家的独立权、主权和国家完整的尊严的任何破坏。

苏联没能使我们相信，它的干涉、占领和在阿富汗扶植傀儡的作法是阿富汗人民为使其不受外来威胁而发出的请求。这不符合事实，即阿富汗民族最初存在以来，阿富汗人从来就没有需要过外国部队来保护它们的独立。阿富汗人民以其自豪的独立而闻名于世。自由战士的不断的斗争充分证明了反对苏联占领和反对强加于它们的傀儡政权。

所有人都应清楚地看到外国军事入侵所引起的危险。这种行动严重地和公然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特别是当侵略者是国际制度的主要行动者的时候，使人们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所公认的行为的基本原则产生怀疑。苏联对阿富汗的冒险主义的入侵，不仅使直接的地区而且使整个世界的安全形势产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倒退的发展阻止并严重的限制了该地区各国进行合作和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并明显地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无疑，从全球的观点来看，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恶化了东西方的紧张局势，这是使缓和进程倒退的事态发展的一个环节。它引起了国际社会特别是若小国家完全合理的更大的关注与焦虑。

对我们东南亚国家来说，阿富汗事件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情景。我提一下柬埔寨的形势，在那里一个强国派军队进入一个弱小的国家，并且借口受柬埔寨人民的邀请而在那里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在这一事例中，不要说成千上万的难民，单就柬埔寨人民抵抗占领军和反对傀儡政权就足以批驳上述的狡辩。事实上，这两个例子都代表了在国际上的厚颜无耻的无法无天行为，是对《联合国宪章》、各国人民自决权利和各国主权的藐视。

鉴于阿富汗形势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我们无须用别人提醒就会懂得阿富汗事件的严重性使各国人民感到忧虑不安和严重的关切。除了苏联少数几个明显的朋友以外，苏联的行动遭到了所有人的谴责。联合国、不结盟运动、伊斯兰会议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都谴责了苏联的这一行动。世界人民的声音和态度是明确而又坚定的，外国军队继续占领阿富汗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种占领不仅违反阿富汗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而且是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公然无视。

尽管苏联加以抵赖，但是这种占领明显地违反阿富汗人民的愿望。这一证明就是苏联尽管有强大的火力和军事力量，但是仍然不能够动摇圣战者们的意志。阿富汗自由战士们的勇气和顽强精神真实地反映了所有人民对于外国占领军所作出的反应。的确，阿富汗人民所负出的代价是很高的。城市和乡村遭到狂轰烂炸或变成一片废墟；对阿富汗人民进行灭绝人性的报复，数百万人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但是，尽管用鲜血负出了巨大的代价，尽管经受了各种艰难困苦，尽管苏联的武器有巨大的破坏力，但是抵抗仍在继续发展。

马来西亚将继续以各种实际方法支持阿富汗人民的正义事业，支持阿富汗人民解放自己祖国的英勇斗争。在这方面，我国政府已经在吉隆坡向圣战者们提供了办公设施。

我愿感谢巴基斯坦政府和伊朗政府，它们以宽容、勇气和决心面对接受450万难民的艰巨任务。所有这些难民都是由于外国暴政而被迫逃离自己家园的。我们了解到，流入巴基斯坦的难民高达350万，而流入伊朗的难民超过了1百万。这

种难民潮仍在继续，是因为苏联加快了征服阿富汗人民的军事行动，而阿富汗人民已经构成了世界难民总数中的最大的一部分。这本身对于阿富汗人民就是一种灾难性的悲剧。它证明所谓外国军队受到“邀请”来“拯救”这个国家的宣称完全是无耻烂言。

我国政府热切希望苏联领导人能够正视现实，他们为实现战略计划而试图征服阿富汗的行动将继续遭到阿富汗人民的抵抗。顽固地坚持目前的道路只能造成更多的流血和更大的混乱，从而危害该地区的稳定和全世界的稳定。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归还和保持阿富汗的主权和独立而实现的政治解决办法。因此，我国政府完全支持秘书长通过其私人代表迭戈·科多维斯先生为争取和平解决所作出的努力。我国代表团有兴趣地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A/39/513）。该报告表明争取和平和全面解决的努力正在继续进行。我们希望，科多维斯先生所做的努力能够产生符合国际社会要求和决定的具体成果。

我们再次收到一份决议草案（A/39/L.11）。该决议草案重申要求外国军队立即从阿富汗撤出，并且特别强调阿富汗的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不结盟地位。该决议草案还敦促直接有关各方努力迅速实现政治解决。我国是这一决议草案46个共同提案国中的一个。毫无疑问，该决议草案将象一往的会议一样，以压倒多数得到通过。

基尔贾先生（土耳其）：五年来，阿富汗的危机使这个国家满目疮痍，破坏了该地区的稳定，并且恶化了国际关系。这一严重危机的起因和后果是十分明显的，任何狡辩和欺骗都是无济于事的。阿富汗这样一个我们与之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联系和文化纽带的国家已经变成了战场，使国家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使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对于通过使用武力强迫阿富汗人民改变的做法，我们感到深为的关切和不安。我们认为，阿富汗人民必须在保持不结盟地位的情况下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和自己政府的性质。

如此巨大的政治和人道危机的后果决不可能仅仅限于阿富汗本身。在巴基斯坦

和伊朗避难的数百万阿富汗难民和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其他国家中重新开始生活的数量有限的阿富汗家庭都是阿富汗动乱中的受害者。阿富汗难民数量的不断增加使巴基斯坦和伊朗继续面临的困难形势。我们赞扬上述两国政府为阿富汗难民提供的庇护和人道主义的援助。

我们注意到在给大会的关于阿富汗形势及其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的报告中所表达的主要关切。实际上，联合国在政治解决中的主要目标应当是结束阿富汗人民苦难。阿富汗难民自愿返回家园被认为是政治解决阿富汗危机的基本条件。

对于巴基斯坦的空袭和对其领土的侵犯我们表示关切。我们对这类事件深表遗憾。

我们早就应当认识到是不能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对于认真谋求政治解决的拖延和继续诉诸武力只能加重人民的痛苦和使该地区和国际紧张局势更加严重。

土耳其政府从这一危机一开始就一直呼吁政治解决。我们一直强调这一危机对于国际关系所产生的影响。

各会员国集团一再确定了阿富汗问题全面政治解决的基本内容。这些国家表达了国际社会的愿望，并且表明愿意为这一问题的解决作出积极贡献。

十分明显，只有保证外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出，才能实现阿富汗问题的公正和持久的解决，从而恢复该地区的睦邻友好关系。阿富汗的独立和不结盟地位应当恢复和得到保证。阿富汗人民必须能够在没有外来干预和干涉的情况下行使自决权利。阿富汗难民必须享有返回家园的权利。



尽早实现保证阿富汗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的政治解决是必须通过谈判实现的首要目标。我们特别重视秘书长的努力。因为，这些努力对谈判达成全面的政治解决办法提供了最好的希望。

在讨论明年初即将召开的下一轮间接会谈时，我们仅重申对秘书长的主动行动的坚定支持。我们相信，各有关方面现在应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以便解决阿富汗危机。我们再次满意和赞赏地注意到巴基斯坦政府与秘书长在间接谈判过程中的密切合作。

我们对这些外交努力寄予希望。各有关方面应当鼓励和支持这些努力。

伍尔科特先生（澳大利亚）：苏联为其干涉和继续占领阿富汗开脱所提出的理由象5年前一样仍然无法使澳大利亚现政府接受。据称，苏联部队进入阿富汗是受到合法的喀布尔政府的明示的邀请。但是，苏联干涉的最初活动是屠杀当时的总统和扶植驯服的新政权。因此常理驳斥了苏联为其行动所提出的理由。

事实是，一个具有自己特殊历史和传统的并且已经与苏联保持密切关系的发展中和不结盟小国遭到了它的北方大国的侵略。侵略的目的是为了扶植一个驯服的政权。

阿富汗从来没有对苏联的安全造成威胁。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是进一步扩大苏联控制范围的企图。这种对《联合国宪章》条款和国际行动准则的公然违背使其他弱小、发展中和不结盟的会员国感到更不安全。

几年以来，大会以绝大多数通过了要求从阿富汗撤退所有外国部队的决议。到目前为止无法执行这些决议。因为苏联拒绝承认联合国的职权范围。这个超级大国批评其他国家不遵守大会决议时却十分积极。

关于这个问题的几个决议都是以多数通过。这清楚地表明国际社会不准备接受苏联继续占领阿富汗所制造的局势。似乎阿富汗大多数人民也不准备接受它。他们不但没有把苏联部队作为解放者来迎接，他们的敌意意味着苏联部队只能在大

城市里的设防严密的兵营中才能得到安全。一到农村，他们便处于危险。

澳大利亚政府不但谴责这一干涉本身而且谴责苏联部队在阿富汗为征服阿富汗人民所使用的军事战略，特别是最近在潘杰希尔和洛巴山谷以及其他地区的工事中进行大规模的轰炸。这些办法只能加剧阿富汗人民的苦难。

目前辩论的议题项目经过了仔细和适当选择。我们所讨论的不仅是阿富汗的局势，也是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提醒自己，苏联对阿富汗的干预和占领是妨碍缓和进程和加剧近年来已经恶化了的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和危险的关系的最重要的行动。因此所有的国家都受到干涉阿富汗的影响，虽然阿富汗人民本身当然不得不忍受最悲惨的后果。

干涉阿富汗导致了冷战的进一步恶化。因此十分明显的是，苏联接受关于阿富汗问题的政治解决办法最有助于恢复国际信任的气氛。改善国际气氛不但符合苏联的利益而且符合所有会员国的利益。

在这方面，澳大利亚代表团今年以来一直十分感兴趣地注视着联合国秘书长及其私人代表迪戈·科多维斯先生的工作。我们还仔细地研究了载于A/39/513号文件的报告。澳大利亚代表团重申对秘书长和科多维斯先生的努力的坚定支持，再次向他们保证进行充分的合作。

秘书长已经报告了在谈判解决方面所取得的某些进展，我们因此向他表示祝贺。但是，由于卡尔迈勒政权及其苏联主子所继续表示的态度，预计很快地找到解决办法是天真的。秘书长的私人代表于1984年8月底在日内瓦主持召开了“接触”会谈，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伊朗代表及时地得到关于会议的通报。会议似乎取得了某些有益的进展。澳大利亚政府希望，各有关方面对解决办法所预见的具体行动的性质、意向和相互关系的估价能导致取得重大的进展。我们期待着明年2月份下一轮会谈的召开。我们呼吁所有有关方面，特别是发起军事行动的一方严肃地对待下一轮会谈，以便使秘书长报告取得了真正的进展。

在结束发言时，必须谈一谈悲惨的难民局势，伊朗为成千上万的阿富汗难民提供了住所。巴基斯坦接受了将近三百万阿富汗难民，从而不得不承担更重的负担。这对巴基斯坦的经济带来了无法忍受的压力。我国政府赞扬巴基斯坦政府承担这些重任的方式。我们还高度赞扬人道主义救济组织的努力，特别是联合国难民高专署。澳大利亚政府向阿富汗难民提供了超过二千三百六十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救济援助，以此表示声援国际的努力。我们将继续承担应承担的责任。

澳大利亚象去年一样研究了载于 A/39/L.11 号文件的决议草案，我国政府将投赞成票。

当有人批评联合国无法维护平时，这些人真正批评的不是联合国，而是破坏和平或者违背《宪章》基本原则的国家。

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大国对国际社会有维护《宪章》和采取克制的特殊责任。小国期望联合国保护和加强它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正如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今天下午在辩论开始时所说的那样，强权不是公理。

象我们所讨论的这种引起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注意的决议具有人们称之为世界舆论的力量和某种随之产生的道义力量。苏联和其他国家一样通过大会的裁决对其行动负有国际责任。

澳大利亚代表团认为苏联如果能就立即从阿富汗撤军进行谈判，从而执行大会的四个和即将通过的第五个决议是对加强联合国威信的最大的贡献。

阿布勒哈桑先生（科威特）：联大解决世界上的政治问题，实际上是在实现宪章规定的基本职能方面的能力和有效性。代表这种职能的是它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能力。因此，联大在不只一次会议上持续不断的辩论某些政治问题，既不改变形式，又不改变性质和方法，这表明联合国没有能够通过这一考验，没有能够克服障碍和困难。在这一点上，自然提出了一个逻辑问题：为什么会有这种失败和困难？是因为成员国在执行它们同意并通过了的决议方面缺乏政治意愿吗？是因为那些与问题直接有关的国家宁愿牺牲真理、正义、法律制度和尊重人民愿望的原则，而在国际关系中依靠武力原则吗？

不幸的是，我国代表团似乎认为后面这种情况是正确的。只要使用武力的思想胜过真理的思想，只要各国权利和义务平等的原则受到践踏，只要统治的政策和建立势力范围的政策吞噬各国和人民享有独立、主权、和平、稳定、内部事务不受干涉的权利，特别是与邻国和平共处的权利，结果就必然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实际上这些问题已有增加和发展。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阿富汗问题。这个问题属于我刚才例举了其特点的那类问题。迄今为止，联合国秘书长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以执行过去联大在这个问题上达成的决议。在他的主持下，在他的个人代表的帮助下，已经举行了多轮漫长的会谈。秘书长在他的总结报告（A/39/513）中提到了这些谈判。尽管这个报告给人以一线希望和暗淡的光亮，我们认为，这一线希望和光亮还不足以驱逐罩在友好的阿富汗穆斯林人民头上的黑暗，不足以照亮通往和平和稳定的道路。

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我刚才提到的那份秘书长报告中的第2段，这一段说：

“我始终认为，联合国在这种情况下的主要关心，实际上也是它的主要目标应当是结束阿富汗人民的苦难。”（A/39/513. 第2段）

科威特对友好的阿富汗穆斯林人民继续遭受苦难，对外国继续霸占其领土，剥夺阿富汗的独立和自由作出政治决定的权利，强迫数百万阿富汗人蒙受屈辱和流亡

邻国的苦难，被迫逃避外国占领军的压迫和暴政越来越深感不安。这些外国占领军控制着这个独立和不结盟国家人民的命运和利益。本着伊斯兰神圣教义的精神和真理和正义的原则，科威特不能不支持它羸弱和困难中的朋友，增强它们抵抗目前困难的力量。我们为穆斯林人民的英雄主义欢呼，它们献身于自己的神圣信仰，决心在它们自己选择的政权下保护下取得和平生活的权利，不允许任何外部力量干涉它的内部事务。因此我们重申，我们对接纳难民的国家、对被部分的缓和阿富汗难民的痛苦而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的国家和专门机构表示赞赏。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增加这种援助，通过所有国际和地区组织继续采取单独的和集体的行动，帮助阿富汗人民恢复正常生活。

我国代表团认为，问题持续得不到解决的原因可以归结为苏联在从阿富汗领土上撤出苏联军队的问题上和使阿富汗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内部事务的情况下决定自己命运的问题上态度僵硬，拒不解决这些问题。继续维持占领将造成更广泛的和破坏性更大的暴乱，使移民规模更大，问题更加复杂。因此，科威特敦促苏联这个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负有特殊责任的友好国家——它是世界上两个主要大国之一——对关于从阿富汗撤出外国军队的大量国际决议作出反应。

我们愿再一次重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接受对一个独立国家的自由、主权或领土完整进行进攻，不管它在那里发生，不管有什么借口，不管已经并能够提出任何理由。干涉世界上任何大陆、区域或地区的借口都是不能接受的。科威特还强烈反对暴力镇压任何人民或国家享有独立、自由选择自己命运和生活方式不受干涉的永久性权利。

剥夺这些权利无疑将破坏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把国际关系的水平降为武力、混乱和弱肉强食横行的状况。

因此在这个方面，科威特赞赏和支持秘书长所做的一切努力，期待将于明年2月份举行的另一轮会谈。科威特希望这些会谈取得成功，希望它将尽早导致苏联撤军，以使难民返回自己的家园，恢复他们的自由和尊严的生活，使阿富汗人民在没

有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由选择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政治意愿得到尊重。

在我发言结束时，我愿引用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秘书长报告中的结束语。他说：

“与此同时，我真诚的希望，由于它们以为自己确定了通过外交途径实现的目标，两国政府将不会使它们在谈判桌上的态度受到消极的影响。两国政府一定记得，人们从一开始就设想全面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方法是解决所有造成目前局势的问题，以为在该地区建立穆林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A/39/513第9段）

我国代表团与秘书长有着同样的希望，并向他保证，我国代表团将支持他的崇高使命。

甲盛实先生（泰国）：阿富汗问题依然是联大议程上的一个中心问题。这个问题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影响世界上这个地区的稳定，而且也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

在阿富汗继续外国军事干涉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各国在它们的国际关系中不对任何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威胁或使用武力的原则；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人民享有平等权利和自决权的原则，包括他们享有自由选择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权利。

这些基本原则必须指导有秩序地开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它们是国际法的一个重要部分，应被看作是强制的法令，不能对之进行有选择的解释。在公开和继续违反这些原则的情况下，任何国家都不能无动于衷。当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特别是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而负有特殊责任的国家无视这些原则和联大决议的时候，它便严重的破坏了本组织的基础和它维护和发展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能力。

然而，阿富汗发生的悲剧性事件严重的妨碍了改善国际气氛，妨碍了在主要大国之间恢复信任感。这种信任感对共同解决其他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是必须的。

阿富汗形势还有另一个方面引起人们的合法关注。阿富汗的形势造成了相当大的、严重的人道主义问题。阿富汗近四分之一的人口被赶离他们的家园，被迫在邻国，特别是巴基斯坦和伊朗的难民营里寻求庇护。我们泰国人也面临着由于柬埔寨的相似的形势所造成的相似的负担。因此，泰国代表团希望借此机会对巴基斯坦和伊朗为减轻不幸的阿富汗难民的痛苦所做的不懈努力致以特别的敬意。确实，巴基斯坦的阿富汗人是世界上难民中为数最多的。我们仍然希望，能够尽快创造条件以使这些长期受苦受难的阿富汗难民安全体面地返回家园。

阿富汗人民和圣战者的英勇抗抵证实了外国对阿富汗的干涉不会成功这一真理。阿富汗人民已经表明他们不接受外国统治和外国占领。我国代表团坚信，历史将再一次证明阿富汗人民在当前为自由和独立而战的坚强意志和胜利成就。

阿富汗和泰国同在1946年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我们两国人民有着相同的自尊和独立的传统。毫无疑问，两国和两国人民希望在国际社会里起一个建设性的作用的共同愿望使得他们来到这个讲坛。和其它国家一道，这两个国家毫无疑问地把它们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原则和宗旨上。因此，泰国对于阿富汗连续5年遭受外国军事干涉和由外国势力强加在它们头上的政府的压迫深感不安。在这个公然不顾国际法基本准则的危险先例面前，任何国家，不管大国小国，都不会感到完全的安全。认识到军事干涉阿富汗的严重后果，本大会、伊斯兰会议组织和不结盟国家运动都表达了深深的关切，并再三要求立即从阿富汗完全撤出外国军队，以便使阿富汗人民行使自己的自决权利。泰国一贯支持这些呼吁，因为我们认为，全面地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是一个关系极为重大而又十分紧迫的问题。

这种全面的解决必须基于本大会再三强调的四个因素：立即从阿富汗撤出所有外国军队；阿富汗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颠覆、强迫或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决定自己政府形式和选择自己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权利；维护阿富汗的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不结盟性质；创造必要条件以使阿富汗难民能够自愿、安全和体

面地返回家园。

泰国欢迎秘书长和他的私人代表迭戈·科多维斯先生为寻求政治解决和加速为根据本大会的有关决议实现全面解决的外交进程所作的努力。我们真诚地希望，这些努力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并得到所有有关各方，特别是那些在加强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作用负有特殊责任的国家的最充分的合作。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今天下午早些时候雄辩地介绍的载于第A/39/L.11号文件的决议草案，为这样全面解决阿富汗问题提供了一个框架。它也强调了本大会希望看到联合国的基本原则得到有效的贯彻，并保证联合国本身的有效性的强烈和一贯的愿望。作为该决议草案的一个提案国，我国代表团认为，重申国际社会支持各国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的意愿将加强和实现为阿富汗人民而公证持久地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希望。

李先生（加拿大）：今年，本大会又一次被迫审议阿富汗的局势使我们感到遗憾和关切。苏联军队侵略阿富汗迄今已经四年多了。本大会进行了辩论，并一致通过至少5个决议谴责苏联继续占领这个前不结盟国家。其它受尊敬的国际机构，例如不结盟国家运动、伊斯兰会议组织和英联邦，都与联合国大会一道要求撤出外国军队和恢复阿富汗的独立。然而，苏联无视国际社会的这些呼吁，甚至企图把该项目排除在我们的议程之外。面对这样的顽固态度，加拿大别无选择，只能重申，它强烈反对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

苏联一直未能展示任何迹象表明其它国家对阿富汗的“外部侵略”。唯一这样做了的国家就是苏联本身。四年前用武力扶上台的巴布拉克·卡尔迈勒政权，仍然和以往一样不得人心。继续在反对其统治的强烈的群众抵抗雄辩地证明了它连政治合法性的影子都未能取得。阿富汗军人和文职官员频频叛逃，加入抵抗运动，这表明甚至连卡尔迈勒政权的代理人都不忠于他。很明显，苏联占领军除了保护卡尔迈勒政权反对其自己的人民之外，别无其它任何作用。

与此同时，为了保住该政权的执政地位而进行的战争给阿富汗人民带来了更为



深重的苦难。据估计，该国整个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已经被迫到邻国巴基斯坦和伊朗去寻求庇护。此外，在这场罪恶的战争中，根本无法估计还有多少居住在阿富汗的老百姓的牲畜和房屋被毁，亲属被伤致残或被杀死。正如今年苏联在潘杰希尔谷地所发动的重点进攻所表明的那样，暴力的水平没有降低，自从上次本大会就这一问题进行辩论以来反而有所上升。

苏联的占领对于阿富汗边境以外地区也产生了严重影响。邻国伊朗，特别是巴基斯坦，被迫承担了为数以百万计逃避战争的难民提供庇护的巨大负担。去年，巴基斯坦的领空还遭到侵犯，领土遭到进攻，造成了50多人死亡。许多国家，包括加拿大，谴责了这些对于巴基斯坦主权的侵犯。10多万苏联军队驻扎在阿富汗对于整个南亚地区产生了不稳定的影响。例如，它直接阻碍了实现诸如在印度洋建立和平区等的国际目标方面取得进展。总的说来，苏联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占领无疑加强了当今十分盛行的国际间不信任的气氛。

加拿大要对国际社会缓和阿富汗局势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在照顾无家可归的阿富汗难民的基本需要方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做了很好的工作。它在工作中受到了两个难民接受国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许多向那些人民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的国家的援助。

加拿大也想祝贺秘书长和他的个人代表持续不断的献身精神。加拿大支持他们根据联合国决议四点精神找到国际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最后，我们必须向巴基斯坦致意，赞扬它一贯坚决支持这四点精神，因为这四点内容对于和平解决阿富汗的问题具有关键意义。

加拿大希望苏联重新估价它在阿富汗的卷入，要认识到第A/39/L.11号决议草案为恢复阿富汗和平规定的四点先决条件是正当的。我们敦促苏联同秘书长合作，协助他找到一个解决这一严重国际问题可以接受的办法，从而恢复阿富汗的独立和主权，并使它恢复真正的不结盟地位。

麦克多纳先生（爱尔兰）：我能代表欧洲共同体十国发言感到荣幸。

大约五年前，苏联大规模军事干预阿富汗是向一个发展中和不结盟国家人民使用的一项武力行动，因而使国际社会大为震惊。今天，它继续占领这个国家使我们所有人感到深刻的关注。鉴于苏联在阿富汗采取的行动，鉴于它公然违背它根据《联合国宪章》承担的义务，苏联清楚地表明它打算通过使用大规模军事力量来追求它的目标。绝大多数国际社会成员反对用武力向阿富汗人民强加一个政权的试图。年复一年，联合国大会谴责苏联占领阿富汗，要求占领部队撤出，并举行谈判解决问题，从而恢复阿富汗的独立和不结盟地位，使阿富汗人民能够充分行使他们的自决权，使阿富汗难民安全体面地返回家园。但是，苏联无情的占领继续下去。

最近几个月，苏联对抵抗势力加强了军事努力。现在，阿富汗正在经受着巨大的痛苦。显而易见，阿富汗人民的全部愿望就是获得决定自己未来的自由。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是，由于占领军试图压制英勇的抵抗，无辜的男男女女继续丧失生命。十国谴责对阿富汗平民发动的袭击，谴责大规模毁灭村庄、水利工程、农田、庄稼以及肆无忌惮地在乡间小路上设置地雷。阿富汗农村地区粮食短缺、营养不良和高婴儿死亡率的报道使他们感到忧虑。今年，经社理事会第一次决定建议人权委员会任命一位阿富汗特别报告员，这表明了国际对阿富汗人权遭到侵害

感到越来越关注。十国希望能够很快看到任命的报告员向第四十一届委员会会议提交的报告。

20%以上的阿富汗人民不得不逃离家乡。难民潮正在继续下去，每个月更多的难民逃向邻国的难民营。仅仅在巴基斯坦，几乎有300万阿富汗难民，这是世界上难民最集中的地方。巴基斯坦平民和阿富汗难民在从阿富汗向巴基斯坦的领土的进攻中惨遭杀害，十国对此感到十分关注，对侵犯巴基斯坦边界事件感到遗憾。

十国深深意识到难民对接受国造成了巨大负担。欧洲共同体与其成员国一直对国际救济努力作出重大的贡献，并将继续这样做直至满足需要。

但是，虽然不应当忘记难民的困境和痛苦，然而向他们提供援助充其量不过是一付暂时镇痛剂。他们想返回家园。但是，他们要想在充分安全和体面的情况下返回家园，首先必须实现真正的政治解决办法，以使阿富汗恢复传统的独立和不结盟地位，摆脱外来干涉，阿富汗人民获得行使他们自决权的充分能力。首先，这需要外国军队立即从阿富汗撤退。这些原则应当在解决阿富汗问题过程中得到遵守，而这届大会已经明确的规定了这些原则。十国对占领国拒绝接受一个符合这些原则的解决办法，尽管联合国支持这些原则。

十国一直支持为实现政治解决提出的以联合国决议原则为基础的各项建议。它们支持并鼓励伊斯兰会议的倡议，欢迎不结盟运动的努力。它们也充分支持大会1980年11月20日第35/37号决议，这一决议导致了秘书长任命他的个人代表，从而能够进行斡旋努力，促进一个符合决议条款的政治解决办法。它们再次提到欧洲理事会1981年6月30日为全面政治解决这一冲突而提出的建议。这一决议充分考虑到本地区各国的正当利益，寻求停止外来干预，建立防止未来干预的保障措施。一方面，十国坚持这一建议，并准备对此进行讨论，而另一方面，它们准备支持任何旨在实现令人满意的政治解决办法的建设性倡议。但是，它们继续认为，只有最终得到阿富汗人民支持、充分考虑到他们的根本自决权的解决办

法，才能够实现这个地区的长期和平与稳定。

十国继续注视秘书长和他的个人代表当前为根据联合国方案实现政治解决作出的努力。但是，它们对间接讨论进展缓慢和克服现存障碍遇到的困难感到担心。苏联还没有作出必要的积极贡献以使这些努力获得成功，这使十国感到遗憾。它们特别感到关注的是，在占领军撤退问题方面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仍然是任何解决办法的关键所在。

苏联占领阿富汗继续威胁了这个地区的稳定，不断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辩论突出表明了国际社会继续重视阿富汗问题，并重申大会拒绝接受既成事实。十国相信，大会将再一次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表决肯定地表明它一直希望阿富汗实现真正的政治解决。

舍尔多夫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根据《宪章》，联合国应当是支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和促进各国人民相互谅解与合作的工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重要手段、这一重要工具到处被恶意无耻地用来满足自我利益。在这届大会上，有人再次利用这点，要求审议所谓的阿富汗局势问题。这一议程项目的题目表明了，它主要为了阻碍阿富汗人民发展1978年4月革命选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

确实，有人打算破坏阿富汗的安全，试图不承认阿富汗民主共和国这一爱好和平的不结盟国家和联合国会员国，剥夺它们自主解决那些完全属于阿富汗人民和政府内部事务的问题的权利。这种试图和这种行动公然违背了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准则，严重地违背了《联合国宪章》。

这就是为什么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充分赞同并全心全意地支持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所表示的立场。阿富汗代表团在大会开始时就表示它们坚决拒绝对所谓的阿富汗问题进行讨论。今天，它们再次重申了这一立场。然而，如果我国代表团参加这一讨论的话，我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捍卫并尊重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合法权益，是为了支持该国使该地区局势正常化的努力，同时也是为了根据现存事实和资料揭露那些在大会大放厥词，疯狂地煽动反阿富汗、反苏情绪的人的真正的目的。

可以看出，问题的实质根植于这一事实，自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在其民族民主革命中诞生以后，在它存在的最初日子里，它就遇到了国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和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力量的顽固的抵抗。这些反革命势力对该国的内政进行了规模巨大、精心策划的武装干涉。这一干涉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昭然若揭的，是为了在阿富汗的土地上恢复中世纪的黑暗日子，并同时恫吓其他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自由和独立的人民。

即使在今天的会议上，一些发言人枉费心机，玩弄词藻，口出恶言，它们仍然不能够掩盖这一切。阿富汗周围和西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继续存在，主要责任完全应该由美利坚合众国承担。美国为了挽回它在波斯湾地区战略地位的日趋衰落，诉诸恐怖主义行为，并把恐怖主义抬到国家政策的地位，为使该地区不断处于高度的紧张局势中无所不用其及，以便利用这一紧张局势对该地区的国家的内政进行肆无忌惮的干涉，正如它在近东、东南亚和拉丁美洲所干的那样。

对阿富汗共和国发动不宣而战的战争的正是华盛顿。该政府向阿富汗反革命分裂集团提供资金，在过去三年内向它们提供了3亿多美元。在华盛顿的授意下，这些恐怖分子不断获得迫击炮、火箭发射器、地雷、毒品、自动武器和狙击步枪。也正是华盛顿向这些匪徒分子保证提供全面的支持。也正是华盛顿派出的特使为了满足反革命的需要公然向这些匪徒提供价值百万的支票，并屡屡承诺继续向他们扩大援助，继续增加美国顾问的数额。

对阿富汗发动的不宣而战的战争是美国一项广泛计划的一部分。这一计划是为了破坏南亚至波斯湾这一整个地区的稳定。

为了推行这一政策，巴基斯坦承担了一个特殊的作用，在它的领土上进行着侵略行为的准备工作，然后通过它的领土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发动侵略。在巴基斯坦的领土上，大约有100个种类不同的游击队颠覆中心，为武装匪徒分子提供训练。这些中心的资金来自于美国，同时通过军事和经济援助获得总额为32亿美元的款项，这是根据华盛顿和伊斯兰堡之间达成的协定而提供的。

从1978年起，反革命武装匪徒从这些中心获得越来越多的现代武器，开始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进行渗透，给该国带来了死亡和摧毁。

正如阿富汗外长多斯特先生在本届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所指出的那样：

“数以千计的无辜贫民被打死，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老年人……这场破坏对我国国民经济所造成的全部损失达到将近340亿阿富汗尼，这相当于1978年10月27日革命前20年中整个发展投资的四分之三。”（A/39/PV. 12. pp. 32-33）

但是那些对阿富汗发动或煽动不宣而战的人却认为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

美国副总统今年五月下旬访问了巴基斯坦，既表明了华盛顿打算增加对阿富汗反革命分子的武器供应，给侵略活动带来所谓数量上的提高，同时又表明美国希望把伊斯兰堡进一步拉到它的圈子里来。毕竟，美国的中央司令部是设置在巴基斯坦这一不受到任何一方威胁的国家。这一司令部的活动范围包括了19个亚洲国家，其中有非洲和阿富汗。中央司令部同时还指挥着快速部署部队。巴基斯坦已经增加了美国武器的供应数量，其中包括F-16战斗轰炸机、机动大炮、装甲车和其他武器。很明显，美国正在唆使巴基斯坦对其邻国采取更加肆无忌惮的行动，并本身表明它正在加强它自己的干涉活动。

除了对阿富汗发动的不宣而战的战争以外，还有一系列事实表明一部分其他国

家，包括中国，已经有意或无意地成为发动这场不宣而战的犯罪分子的同谋。巴基斯坦虽然是一个和平的、发展中的不结盟国家，但却表现出如此深刻的敌意和如此疯狂的侵略性。我们相信，我们应该提请大家注意到这一事实，即美国及其同谋在继续对阿富汗推行其压力和讹诈政策的同时，今年阻止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认可一项对阿富汗的援助计划。毫无疑问，这一行动应该受到严正的谴责。它表明帝国主义者为了惩罚那些敢于违背它们旨意的人将会不择手段。这一行动同时还违背了成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创立和活动的根本基础的基本规定。那些向阿富汗反革命分子提供庇护的人所推行的政策及其所作所为，同阿富汗人民的民族利益是根本相违背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反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势力注定要失败。

在1978年4月作了选择的阿富汗人民充满着决心来保护他们的革命成果，使其免遭外来敌人的破坏。虽然目前正在进行着不宣而战的战争，这一国家在社会和经济发展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仍然是很大的。

已经进行了阶段不同的民主的土地和水利改革。农业合作社和农民委员会已经建立。农业产量已经提高，工业产量同前几年相比也已有所上升。总的说来，在截止今年3月20日的一年里国民生产总值已经增加了6%，国民收入增加了4.5%，这就意味着同革命爆发前的几年相比，过去的一年生产了更多的货物，提供了更多的劳务。这个国家继续扩大其教育和公共医疗体系，扫盲运动日趋广泛。按计划规定，到1986年为止城镇将完成扫盲运动；到1990年为止，整个国家将完成扫盲运动。

正如今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在这里雄辩地指出的那样，如果阿富汗人民沿着自己选择道路的发展没有受到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力量的阻碍，那么，正在享受革命成果的阿富汗人民将能取得更大的胜利。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力量正在对阿富汗进行不宣而战的战争，它们在使用牵制战术，在联合国大吵大闹，制造声势，提出了所谓阿富汗问题。联合国应当坚决拒绝这些企图，尽一切可能促进从政治上真正解决阿富汗周围的局势，那将完全符合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热爱和平的原则和外交政策，阿富汗多年来一直在为此作出努力。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1980年5月14日和1981年8月24日提出的人所共知的建议，包括了解决问题的基础。这些建议在实质上是全面的，包括了阿富汗周围局势的所有方面。这些建议是现实和灵活的，为保护国家主权提出了条件，而同时又照顾到了那一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

恰恰是由于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采取的严肃和一贯的立场，已经列举了一系列积极步骤，目的是要在政治上解决这些蓄意在阿富汗周围制造的问题。

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提到了在联合国秘书长私人代表的斡旋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今年8月在日内瓦举行了会谈。在这一问题上，陈述如下：

“对话者表明，讨论是有益的，并被认为是以严肃的态度进行的。我的私人代表向我报告说，新形式的试探性会谈并没有加速那一进程。对话者认为，正在审议的案文值得认真研究，他们还表示，他们准备在1985年2月举行另一轮会谈。”（A/39/513. 第9段）

我们坚决支持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为和平解决那个国家周围形势所作的努力，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愿意再次表明，我们一如既往，坚决赞成完全停止以及保证不再恢复外部对那个国家内部事务的军事或其它形式的干预，并为防止今后的这种干预创造条件。我们赞成巴基斯坦、伊朗和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关系正常化。唯为其如此，我们坚信，不应当利用联合国来火上加油，人为地制造很高的期望。



谈到大会正在审议的载于 A/39/L.11 号文件的决议草案，应当指出，它的内容与阿富汗人民的利益大相径庭，违反《联合国宪章》，《宪章》不允许对一个主权国家内部事务的干预。这一决议草案和去年的一个类似决议大同小异，去年的决议也缺乏政治现实主义，无视客观现实，根本没有考虑正当的利益，以及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提出的建设性建议。我们坚决拒绝这个决议草案，因此，我国代表团将投票反对。

弗姆先生（瑞典）：大会再次辩论阿富汗形势，这个问题涉及到联合国的根本原则。五年来，军事干预给阿富汗居民带来了无数的痛苦，入侵国一直无情地使用最现代化的战争手段，力图镇压民众抵抗。数百万阿富汗人被迫逃离家园。

苏联对阿富汗的武装干涉，严重地违反了国际关系的根本准则，必须予以明确的谴责。《联合国宪章》不接受对它禁止对其他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使用武力的任何特例。

苏联是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这一事实与阿富汗问题有密切的关系。《联合国宪章》所载的条款必须指导大小所有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但是，《宪章》已经赋予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以特殊的责任，捍卫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关的原则。人们期待着，这些国家将为全世界树立榜样。

对阿富汗的武装侵略表明，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没有履行它在这方面的责任。相反，它却依仗军事优势，公开表现了一个强国的傲慢。

大多数国家都是中小国家，普遍遵守国际法对这些国家的国家安全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但从总的方面来说，如果指导独立和主权国家关系的原则受到侵蚀，大国也会有所失。国际混乱的趋势不会给任何国家带来好处。

在阿富汗使用了先进的军事技术，以图镇压普遍的抵抗运动。由于苏联奉行盲目轰炸政策，包括从高空进行地区轰炸，这一形势已经恶化。这些军事战术导致了平民的极大痛苦，摧毁了相当的物质和经济基础设施。

必须记住，国际习惯法以及国际公约包括一些用于防止某种形式的盲目战争、以及防止在平民地区使用某些特别非人道武器的原则。来自阿富汗的详细的报告，谈到了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这些原则的事例。

还应当注意到，在导致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1977年的非常重要的《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的谈判中，苏联参加得特别积极。因外，苏联还签署了这一议定书。议定书通过包括普遍禁止盲目袭击，反映了国际法的地位。苏联还是1981年关于特别非人道常规武器的联合国公约的签字国。

一系列报道表明，苏联控制下的力量已经严重地违反了巴基斯坦的领土完整，给那个国家带来了重大的人力和物力损失。

苏联的镇压迫使相当大部分人口逃离家园，在很多情况下，甚至逃离了他们的国家——阿富汗。越来越多的难民给邻国，特别是巴基斯坦造成了严重负担。巴基斯坦非常慷慨地接受和帮助了这些难民。

在这方面，我愿再次表达我国政府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所进行的人道主义活动的赞赏。

去年，我国政府继续通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以及非政府组织，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阿富汗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我国政府诚挚地希望，将继续向受害最深的阿富汗人民提供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保证他们的生存。

我再次主要谈到了苏联占领阿富汗的法律和人道主义方面。然而，不应当忘记，苏联对阿富汗的武装干涉，是过去几年国际政治气氛恶化的一个主要因素。

几年来本大会所通过的决议确认了一个公正解决的必要因素；所有的外国军队必须从该国撤出；阿富汗人民决定自己政府形式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阿富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坚持；数以百万计的阿富汗难民必须能够安全与体面地返回家园。

这些重要的原则又一次体现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中。我相信，本大会将再次以绝大多数确认这些原则。这些原则给秘书长为实现和平解决这一争端所作的努力提供了基础。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得到我国政府的充分支持。当安理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的直接卷入使安全理事会无法采取行动的时候，就要由大会来表达国际社会的集体意愿，由秘书长进行斡旋并在其职权范围内尽一切可能为和平而努力。

因此，我国政府在充分支持秘书长的努力的同时，也对阿富汗形势本身日益恶化感到关切。一个最为必要的外交进程正在进行。这不能改变持久解决这一问题要求结束苏联对阿富汗人民的侵略这一事实。寻找政治解决的最重要的单一因素是迅速把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出去。

安西先生（阿曼）：当前阿富汗局势的继续和所有随之而来的、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困难情况，是使国际社会谴责外国对阿富汗内政的干涉及对这一古老国家及其正在斗争的穆斯林人民的国家主权的反对的原因。这些人民以他们的耐心、坚毅和保卫民族特色、生存、对自由的真诚信念和对外来统治的不断反对而著称。

在继续和一贯的对阿富汗人民进行国际声援的基础上，联合国大会在本届会议上正在审议题为“阿富汗形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影响”的议程项目，这一项目从1981年起一直在由大会进行审议。外国武装军事干涉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都是应该谴责和反对的。

阿富汗的形势已经持续了几年了。不从那个国家撤出外国干涉军，就很难使那里的形势正常化。阿富汗圣战者正以前所未有的勇敢和勇气抵抗外国干涉军。

当前阿富汗的局势严重地威胁着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因为这一局势给那一国家及其人民的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困难而反对使这一局势继续下去。这些影响主要是人民的大量死亡，每天都有很多人被杀死、致残、赶出家园和被迫生活在非常恶劣的健康和其它条件下。

当前阿富汗的局势也影响到邻国，特别是巴基斯坦，目前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已经接近200万人。令人欣慰的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巴基斯坦不顾其众所周知的经济条件而承担起向这些人们提供食宿的责任，直到他们能够在迫使他们背景离乡的原因被消除之后安全地返回自己的家园和国家。

阿富汗事态的发展与我们所居住的那个地区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认为，外国军队在那里存在的主要目标威胁着海湾地区、海湾半岛、非洲之角、印度半岛、印度洋、红海、阿拉伯海和阿曼湾。所有这些都增加了世界那个地区的不安和动荡，无助于在各国间建立和平关系。这一直在敦促我们要求从阿富汗全部撤出外国军事力量，恢复阿富汗及其邻国的稳定和安宁。

就在昨天，一些会员国成为蒙古在本届会议上递交的载于第A/39/L.14号文件、关于人民享有和平权利的决议草案的提案国。许多国家就人民享有和平权利这一概念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支持这一决议草案，因为我们认识到建立和平和争取人民享有和平权利的真正国际行动的重要性。我们对此倡议感到高兴，如果这一倡议能用于阿富汗、柬埔寨、中美洲和其他受疯狂的战争和破坏性的冲突影响地区的局势，我们将更为高兴，更加支持。

我们阿曼苏丹国的人民，和其他阿拉伯湾合作国家一样热爱和平。我们为自己和其他国家的人民促进安全和福利。我们支持一切可以为我和与我们有着共同感情的人民的较好的生活创造较好的条件所进行的努力。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一直支持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科多维斯先生所作出的重大努力，一直支持国际组织和其他有关国家为此所作出的重大努力，以便加速外交进程，迅速找到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办法。

我们是关于阿富汗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影响的第A39/L.11号决议草案的发起国之一，也是几年来向大会提出的类似决议的发起国之一。我们早日找到一个成功的解决这一人类问题办法的愿望和希望促使着我们这样作。

西尔瓦尔先生（尼泊尔）：大会再一次审议由于外国军队在阿富汗的存在所造成的那个国家严重的局势问题。自从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要求外国军队完全撤出，给予阿富汗人民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以来，已经4年多了。自那以来，大会一直不断要求和平解决这一问题；但是，阿富汗局势没有什么变化。

尼泊尔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在大会和其它场合已经多次阐明了。尼泊尔一贯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来解决国际争端。我们坚定地认为，所有国家，包括大国和小国都有权利生活在它们自己选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下。这些原则包括在联合国宪章之内，并且是国家之间友好和公正关系的基础。尼泊尔认为，只有通过所有成员国严格遵守和尊重宪章才能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

尼泊尔遵守这些基本原则，经常强调外国军队撤出是和平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先决条件这一立场。阿富汗人民必须能够自由地行使自决主权。此外，在我们寻求一个公正解决阿富汗局势问题时，我们必须考虑到难民问题。必须创立有利条件，使阿富汗难民能够回到自己家园去。

尼泊尔一贯支持不结盟运动国家和伊斯兰会议国家为了找到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而作出的种种努力。我国代表团愿意在此表达对秘书长和他的个人代表迭戈·科多维斯先生为找到和平解决阿富汗问题所作出的努力。我们诚恳的希望，秘书长为找到解决办法继续作出的努力将获得成功。尼泊尔代表团认为，应该继

续寻求找到政治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因此，我们向所有有关各方呼吁，要求他们支持秘书长为找到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而作出的努力。

我国代表团同其他代表团共同提出了载于 A/39/L.11 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因为我们相信，这一决议草案为解决目前阿富汗局势问题提供了唯一有效的基础。

下午6点40分会议结束。